

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中国文化报》记者的一次采访中,“我个人认为,不必强求统一,但要写得有味儿,要真正围绕书里书外、书前书后的事来写,提供版本知识,唤起读者爱书、读书、访书、藏书的兴趣就好。”窃以为,袁滨先生的《书叶散跋》是恰到好处的。

读着《书叶散跋》,倒让我想起了案头上那本茅盾先生的《读书杂记》(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来了。行文风格上,二者倒有几分相像,便如茅盾自己所言:“当时随手札记,或长或短;既以志点滴之印象,自非就整体而论断。”又想起茅盾先生一部旧著-《霜叶红似二月花》-的题目来,他在解释这个题

· 书语角 ·

诗情、人情与书情

唐 曦

(wish700@163.com)

虽未见过温州诗人和作家瞿光辉先生,却有幸经由南京大学的导师徐雁教授获得一本其新著《美丽的旧书》签名本,甚感荣幸。此书泛黄的封面仿佛让人闻到书香,给人一种古朴、典雅、宁静致远的感觉。在我看来,旧书之所以仍能美丽,就在于蕴含在其中的作者的心血思潮并未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悄然消逝,而变得更加熠熠生辉。

《美丽的旧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分为书话、书人、书情三辑,仅薄薄的181页。他说:“读完每一篇文章,我都会有一点感想,有些我知道的东西,我认为别人不一定知道,所以我把它写出来。在我的书中,每一篇文章都有各自的特点,每篇都有所侧重。”通读此书,语言朴实,平淡中透着瞿老对诗、人、书的深厚情谊。

作者只读了一年大学就因病回家,但对诗歌的渴望却与日俱增,由于对外国诗歌的强烈喜好,瞿老自学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虽然都没有学会,但还是通过它们向窗外的世界望了一眼,欣赏到原诗、原译的美妙”足可见瞿老的谦逊,若没有对语言的仔细推敲,怎能翻译出那么多优美的诗歌并收入《最初的微笑》,瞿老是平凡的,但所做的是不凡的,他通过自己的译诗让我们更多地认识了泰戈尔、休斯、海涅等。

倘若有人询问瞿老怎样才能写出好诗,他必定回答“创造出世界上未曾有过的。”这种思想未曾改过。“我翻译诗歌纯出个人对创造美的向往”,这是瞿老一贯坚持的作风。在瞿老译诗的过程中,诗人

目时,阐释了原句“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的意思,大体是说经霜的红叶要强于盛极一时的二月花,以霜叶比喻虽不得志但有学问抱负的人。我在这里以霜叶喻袁滨先生之文,唯想说明这种“朴实的深刻”的文字,要比那些浮华词藻强过几倍;倒不曾想作者是否是怀才不遇的嗟叹客;合上书时,再次注目这素雅的封面画,原是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先生所作的《渐入佳境》,这是否寓意着作者乃是“书山”之上、“渐入佳境”的“得意”之客呢?

“嗟叹客”也好,“得意客”也罢,真正引人入胜的,还是那盈水一方的霜叶正红。

唐湜先生则给了他巨大的帮助与深深的影响,他读了瞿老的一卷海涅译诗后曾写下一下意见:

1. 有些地方不贴近原文,只以泛泛之词笼统地译出,有失原作风味。
2. 文言和方块词有些堆砌,这些词儿就是那些泛泛的笼统的词汇。
3. 译得较干脆,朗朗可上口,有点名歌意味(但须谨防民歌的流俗风格的感染),这是接近海涅风格的,海涅的诗谱曲最多就是为此。
4. 我希望译得单纯、明快、又口语化,贴近原作的文句。

从中,瞿老意识到自己在译诗过程中的问题,从此“坚持翻译诗时要尽量贴近原译,要进入角色,要与原作者同呼吸共命运。只有这样,译出的诗才饱含感情,感人至深”。

创造性在瞿老翻译休斯的一首短诗《幻想》就得以体现:“幻想吧,别丢掉幻想/因为要是不再幻想/生活就成为断翅的飞鸟/再也不能飞翔/幻想吧,别丢掉幻想/因为一旦幻想消失/生活就成为光秃的田野/因为冰冻而僵死”。

在这首诗中,瞿老有别于他人把 dreams 译成“梦”、“梦想”、“理想”,而翻译成“幻想”,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心理学家下的定义:“幻想是创造性想象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一种与生活愿望相结合并指向未来的想象。”

瞿老也自己动笔写诗,文艺评论家唐湜、美学家

阮延陵先生都说他的诗像“翠色的山泉”，对于《最初的微笑》这部作品，诗评家沈择宜教授在《世纪最后的留言——浙江的诗，1999》中给予高度的评价：“瞿先生的译诗让我大开眼界，语言竟是如此准确，精通，如此丰富又如此朴素！”而我作为一位“诗盲”，通过瞿老的文字也渐渐对诗歌产生了兴趣，从中获得了不少关于诗歌的点点滴滴。

在《美丽的旧书》中，瞿老还记录了自己与罗大冈、魏风江、朱维之、冰心、唐湜、叶君健、圣野、赵瑞蕻之间的深厚情意，作为一个后辈，这些先生们对瞿老都给予了很大帮助。

在书中，瞿老数次提到魏风江，魏风江曾师从泰戈尔，瞿老景仰泰翁，热爱印度文化，最钟情于泰戈尔的诗，由于泰戈尔已离世半个多世纪，故难以与之相见成一憾事，但庆幸的是，瞿老结识了泰翁的学生魏风江。在交流的过程中，瞿老进一步了解了泰翁，并在魏风江的支持鼓励下，翻译了泰戈尔的许多诗篇，汇为一卷，题为《生命的花果》。魏风江赠给瞿老的书《我的老师泰戈尔》的扉页上题：“泰戈尔的‘爱’，使我与陌生的你携起手来，实为幸事。”

另一位则是瞿老身边的第一位诗人唐湜，瞿老的第一本藏书就是唐湜的《飞扬的歌》。一直以来，在瞿老眼中，唐湜的诗“是独特的，古诗中没有，新诗中也没有，他的诗是用生命写成的。”唐湜先生在世时，瞿老有时会拿自己的作品给他看，他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给瞿老相当大的帮助，可以说唐湜是良师益友，在瞿老的感染下，搁笔的唐湜先生又开始

· 阅览室 ·

喷发出源源不断的诗泉。唐湜教导他译诗时要“努力贴近原文，译出原作风格”，这些都让瞿老受益匪浅，终身受用。

瞿老在本书中还感谢冰心对他的关爱，瞿老曾将自己翻译的几十首泰戈尔的诗寄给她看，并很快得到了回复。瞿老对此事十分挂心，因此在冰心先生去世时，写了一篇《爱满人间一百年——追念冰心先生》来为之悼惜。

还有叶君健先生在旧病复发时仍坚持给瞿老回信，朱维之先生在病榻上时还嘱咐家人回信，足可见他们对瞿老的关爱，我想瞿老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却能够深得众多名家的看重，必定要其可贵之处，其对学问的孜孜不倦必不可少。

瞿老在“书情”一辑主要讲述了他与寓言童话的点点滴滴。对于一个创作诗歌的文人来说，他也投身于诗歌童话的创作，他“看到自己的作品能为孩子们所喜爱，对他们的成长有帮助，那真是莫大的幸福”，因此瞿老在这条幸福之道上不断播撒智慧的花朵，希望更多地启迪孩子们，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获得更多的知识。

此书也还有一些不太尽如人意的地方。书中无序，若有一序，大可以指导读者阅读此书；其次，瞿老大部分文章都没有注明时间，让读者无法得知创作时间，就难以理解瞿老的整个阅读轨迹，人生经历；再次，瞿老可以在该书中写写自己淘书的艰难，使读者了解学问的来之不易。但在总体上，《美丽的旧书》可作为床头闲览之书，细细读来回味无穷。

我国首部“蟹文化史”——《说蟹》

刘 艳 梅

螃蟹是食中美味，尤其是其中的中华绒螯蟹（俗称河蟹、湖蟹、大闸蟹等），吃起来又鲜美又营养又有情趣，蒸、煮、炒、炸乃至生食，都能令人大快朵颐。蟹虽微末，却种类繁多，形态特殊，性状异常，而且遍布江河湖海，在它身上堆足堆满了文化。螃蟹何以得名？最初在何时出现？螃蟹的分布和产地如何？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螃蟹又有哪些吃法？从古至今关于螃蟹有哪些记载？一只螃蟹八条腿，故事却有千千万。如果你是爱吃螃蟹者，又对这些问题有些许兴趣，那么不妨看看钱仓水先生的《说蟹》一书。

钱仓水先生嗜蟹、读蟹、写蟹，从1999年到2003年，曾出版过《蟹趣》、《识蟹·咏蟹·食蟹》，后者曾再版。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的《说蟹》，正是钱先生螃蟹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较前两本书而言更为系统全面，起到了中国螃蟹文化史的效果。

《说蟹》一书在内容上兼顾了专业和大众两方面的需要。就专业来说，它第一次梳理了中国人对螃蟹的认识和采用史，使中国现有的渔业史、饮食史、文化史、民俗史等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就大众来说，使一般读者获得识蟹、咏蟹、食蟹的种种知识，并接受科学、文化、思想上的多重享受和启示。该书